

## 父亲的嘉奖

■张国领

上世纪70年代,我当兵入伍。入伍后,我与父亲的情感才渐渐深厚起来。

我小时候,父亲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。他对我的要求,严格得近乎冷酷。我在村里偶尔和小孩子打架,父亲从不护短。他知道了,不论三七二十一,都要把我狠揍一顿。

到了假期,父亲就让我下田劳动。砍柴、割草、拾麦穗,什么活都要干。再长大一点,锄地、割麦子、打场、扬场,样样不落。有时我敷衍,他就用眼睛瞪我。在父亲的“高压”下,我很快就掌握了各种农活。

高中毕业后,我在没有事先和他商量的情况下,报名参军。政审阶段,村里人突然议论起我的社会关系。据他们说,我的外祖父解放前组织过私家队伍。在那个年代,传出这样的言论,我的当兵梦可能就要破灭了。父亲急急忙忙跑到公社,找负责征兵的干部反映真实情况。那时,我才知道,他一直在关注着我入伍的进展。

离开家乡去部队报到的那天,大队干部和亲朋好友都来为我送行。我环顾四周,却没有发现父亲。我走上杨岭寨的山岗,回望生我养我的山村时,看到东坡的山嘴上,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,正在朝我的方向凝望,那正是我的父亲。那一刻,我的心中顿有一股热流涌过。我暗下决心,此去军营,决不让父亲失望。

入伍7个月的时候,父亲和母亲一起来看我。正值炎热的夏天,连队在组织游泳训练。连长特意批准我半天假,让我陪陪刚来队的父母。可当我兴高采烈地跑到父母身边,父亲劈头盖脸地问我:“是下课了吗?”

“不是,领导批准我来陪你们。”  
“别给领导添麻烦。等训练结束就能见到了。你现在快去训练,我们不用你陪。”父亲的语气严厉起来。

刚刚重逢,父亲却要赶我走,我心里很不舒服。

“我听说你们现在搞的是游泳训练,你以前会游吗?下了水你就是个大秤砣,要好好训练,你咋给领导交待?”

“我已经可以游500米了。我们明天下午考核,不信你可以去现场看。”

连队平时都在附近的水塘里进行游泳训练,我游刃有余。没想到,第二天队伍却被拉到阜阳颍河去考核。

颍河水深浪急,水面宽阔。考核单游一趟就有500米,仅看那水面,我的心里就直打鼓。更出乎意料的是,父亲坚持要到考核现场看我游泳。

考核是分组进行的,有老兵在两边保护。轮到下水时,我看看站在远处的父亲,他没有任何表情。我的斗志被激发起来,游了一个来回,整整1000米。当我游到河中间时,一个大浪打来,一口水呛进喉咙里,差点没有缓过劲。想到岸上的父亲,我便果断拒绝了老兵的援手。

等我重回岸上找父亲,父亲却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考核现场。那次游泳,我受到了连队的队前嘉奖。也是从那以后,父亲看我的目光柔和了许多。

父亲和母亲在连队只住了几天就回老家了。回去后,父亲给我写来一封信,他说:“亲眼看到儿在部队进步了,我和你娘都很高兴。”

40多年来,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,因为这是来自父亲的嘉奖啊。



# 蓝盔心语背后的故事

■廖航 刘禹兵 夏董财

### 你永远是我精神的支柱,你在家辛苦了,等我凯旋



家里有一面照片墙,付珊珊贴上了自己的孕期写真照。她想,等丈夫吴凤友回来,孩子也出生了,再贴一张全家福上去。

2015年,吴凤友在阅兵方阵集训,那时正是他和付珊珊的热恋期。付珊珊的手机用吴凤友穿着迷彩服的帅照做壁纸,她在那段时期,最关注的就是关于阅兵的新闻,想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吴凤友的身影。一天,付珊珊照常趴在被窝里跟吴凤友发着短信,吴凤友突然说了一句,“珊珊,我困了,明天还要继续早起训练”。付珊珊只好把已经打了一大半的文字全部删除,只发了一句,“那你赶紧休息吧,晚安”。

付珊珊知道自己的男朋友白天训练太累,她不敢要求太多。当时的她,只盼着什么时候两人可以没有时间和距离的阻隔,一起聊个畅快。

去年,两人的爱情修成正果。付珊

珊以为,家搬到了吴凤友的驻地,自己也刚刚怀有身孕,吴凤友周末串休,两个人就可以经常相伴了。但是,付珊珊刚刚萌生的美好希望,没过多久就“破灭”了。“单位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去参加维和。”吴凤友支支吾吾地对付珊珊说。

付珊珊能感受到吴凤友对自己的牵挂,也能听出来他想去维和的心情。“家里还有爸妈,能照顾过来,部队需要你,你就去,你得给年轻的兵做表率。”付珊珊跟吴凤友说。

这一次,万里之隔。每次付珊珊和吴凤友视频的时候,肚子里的小宝宝就会踢付珊珊,好像在与爸爸打招呼。

“你的爸爸是个大英雄!”付珊珊摸着肚子,安抚着孩子。

想着想着,付珊珊幸福地笑了。阳光洒满照片墙,两人的爱情,细腻、悠长。

### 愿你健康快乐成长,等爸爸平安凯旋



维和营区的库房里,放着一个军绿

色的收纳箱,李常远用它装自己的生活必需品。箱子上用记号笔歪歪扭扭地写着“李显实”三个字,那是李常远5岁的儿子写的。

2016年,部队从长春移防到哈尔滨,李常远举家搬迁。他准备了一个收纳箱,用来给儿子装玩具。经历了几次工作岗位调整,军绿色的收纳箱也随着李常远一家来回奔波。李显实一天天长大,他也对这个收纳箱产生了感情。妈妈问小显实,为什么喜欢这个箱子?“箱子跟爸爸的衣服是一个颜色,而且下次搬家时我还能用得上。”小显实这样回答。

今年5月,这个阅历丰富、素质过硬的连长,通过层层选拔进入了维和工兵分队。

“爸爸,能带我去非洲吗?”  
“非洲太热了,爸爸怕我的宝贝在那边被‘烤化’了啊。”

“那你把我的箱子带上,多装点儿吃的回来!”

“小显实这个小胖子就知道吃”,每每想到父子俩的这段对话,李常远总是笑。看到收纳箱上儿子的名字,李常远对家的思念也就解了大半。

李常远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:“儿子,爸爸给你起名为显实,希望你以后成为一个踏踏实实、像太阳一样耀眼的人。爸爸把在马里发生的故事都记下来了,以后讲给你听,这是爸爸给你准备的维和礼物。”

李常远把日记放回收纳箱里,对着儿子的名字,心里默念:“等回去之后,显实的成长之路,我尽量不缺席。”

摄影:高嵩  
题图制作:孙鑫、王晨光

### 请您放心,我一定会不负使命,等我凯旋



入伍第二年,秦玉伟的父亲癌症病情加重,不幸离世。全家的担子都压在母亲赵贵香的身上。

父亲在世时,很少让母亲干重活累活。那一次,请假回家的秦玉伟握着母亲被麦叶割得粗糙的手,一时语噎。

“儿子,家里有我和你姐姐,一切都好。”母亲安慰秦玉伟。

带着母亲的嘱托,秦玉伟回到单位。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盼,努力钻研专业技能,下士第一年就在集团军比武中夺魁,年底还立了三等功。

赵贵香把秦玉伟的比武奖状裱起来,挂在正对房门的墙上。看到奖状,她仿佛就能看到儿子在部队拼搏的样子,心里很欣慰。

现在,秦玉伟已经是上士。街坊邻居总问:“秦玉伟在部队里干了这么多年,都三十了,怎么还不成家?”这也问出了赵贵香的一块心病。于是,只要和秦玉伟打电话,赵贵香都免不了催着儿子多考虑一下“终身大事”。

“这次要是去维和,又得一年的时间。我这身体不好,你得早点儿找个媳妇啊。”赵贵香眉头紧锁,语气里很无奈。

“现在部队忙,我还是班长,成天得琢磨怎么把我们班的训练搞上去,哪有时间找对象啊!”秦玉伟总是这样回答。

久而久之,赵贵香也定下心来,还是支持秦玉伟去维和,好能让他一心一意地工作,对象的事儿等他回来再说。

7月1日那天,赵贵香与远在马里的秦玉伟通了电话。“小伟,你是个党员,还代表国家在执行任务,一定要好好工作。前几天,镇上上来家里慰问了,送了些钱,妈没收。妈知道,部队待你不薄,你现在去非洲维和,要照顾好自己,回报部队的栽培。”

赵贵香从电视新闻上看到了关于马里维和的报道,复杂艰苦的环境着实让她担心。每次通电话时,电话那头的秦玉伟只说,睡得好,吃得香。除了担心,她相信儿子有能力圆满完成这次维和任务。



## 信念如炬的革命决心

■汤标

革命烈士潘涛曾是湘鄂赣游击队队长。79年前,他带着抗日游击队途经家乡阳新筠山,本想看望妻子贾春英和未满月的儿子。但由于接到上级紧急转移的通知,潘涛在离开前的夜晚,匆匆给妻子写下了一封信。

吾妻春英:

此次率队途经家乡,驻扎筠山,与亲人咫尺之遥,本想下山到家探望汝和未满月儿子,刚刚接上级命令,队伍连夜开拔转移,急赴抗日前线。倭寇践踏我国河山,苏区许多同志为国捐躯,其中不少是汝熟悉之同志,吾与汝友爱悲痛为力量,急赴前线杀敌。倭寇不除,国无宁日,谈何家全?尔现身在后方搜集情报,因妻曾是我党领导人物,无容嘱咐,吾安然与心。抗战胜利之日,就是我返家之时。特命警卫员携来一信并携带物品,以慰[兹]慰藉,留存是幸。  
潘涛  
夜临别匆匆于筠山

这封信真真切切的家信写于1940年2月。然而没过多久,潘涛与战友们在湖北嘉鱼一带开展游击斗争,在一次遭遇战中牺牲,时年28岁。潘涛的这封家信竟成了绝笔。

潘涛出生于1912年7月。1927年1月,他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“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”学习,现场聆听毛泽东同志讲课。1928年8月,他返回家乡阳新县,以乡村教师的身份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有关革命的思想。1930年7月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文书、红三师十七军文书

参谋、红十六师团部营长。他的妻子贾春英也是一位威震湘鄂赣的抗日女英雄。贾春英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18岁担任鄂东特委副书记,曾领导十几个县的妇女运动。在烽火岁月中,潘涛和贾春英秉持救亡图存共同理想,结为革命伉俪。因此,潘涛在信中写道:“因妻曾是我党领导人物,无容嘱咐,吾安然与心。”

在筠山,潘涛挂念着妻儿,虽然离家只有“咫尺之遥”,但面对日寇的侵略和战事的紧张,他只能随部队迅速转移。“吾与队友化悲痛为力量,急赴前线杀敌。倭寇不除,国无宁日,谈何家全?”字里行间的情感流露让我们体会到当时部队作战的惨烈和悲壮,但潘涛和战友们始终坚定保家卫国的信念,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。“抗战

胜利之日,就是我返家之时。”潘涛提笔落墨,英雄的爱国情怀透过信笺,传递出与敌血战到底的必胜决心。而他确实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人生追求,曾领导十几个县的妇女运动。在烽火岁月中,潘涛和贾春英秉持救亡图存共同理想,结为革命伉俪。因此,潘涛在信中写道:“因妻曾是我党领导人物,无容嘱咐,吾安然与心。”

## 烽火家书

陶磊/文 万端武/图

## 家庭秀

当阳光少年遇到神犬奇兵/追逐嬉闹间/享受惬意时光/一家人/相依相偎/轻声歌唱/岁月/若流光溢彩的画卷/慢慢流淌

## 家常话

## 最忆黄山烧饼

■程斌口述 李华时整理

定格

近日,刚放暑假的岳康乐跟随妈妈来到中国国际救援队搜救犬训练基地,看望担任搜救犬驯导员的爸爸岳迎。没几天,小康乐就与爸爸的军犬“雪豹”成了好朋友。在营院的草坪上,他们一家拍下这张“爱心全家福”。

陶磊/文 万端武/图

我从家乡安徽黄山入伍,两年后考入火箭兵工程大学,离家已有6年。每逢休假归队,年迈的爷爷总会踉踉跄跄为我张罗,把黄山烧饼装满袋子,让我带回部队,还不忘叮嘱我:“记得拿去分给战友们吃!”

爷爷知道我爱吃家乡的黄山烧饼。记得上小学那会儿,五毛钱就可以买两个烧饼。有时为了两个热腾腾的烧饼,路过烧饼店,我总会绞尽脑汁让爷爷停下来。因此,只要我休假在家,饭桌上总少不了几个烧饼。

回部队前,看到手上拎着的沉甸甸的烧饼,想到回单位路途的遥远,我跟爷爷解释,部队的伙食有鱼有肉,即便是长途行军也不必忧心,有面食、炒饭等。解释了许多次,可到临行时,爷爷还是不忘让我带上装烧饼的包袱:“饿了,想家了,你就吃,在部队要学会分享。”

爷爷没当过兵,不了解部队的生活情况,但他听我当过兵的表兄经常提起部队的生活。一直以来,他印象中当兵的场景是战士们翻山越岭、磨战大漠、披荆斩棘、风餐露宿。那时,只要表兄所在连队的同乡战友回家,爷爷就赶忙托他们带烧饼给表兄。

岁月斑驳了记忆,爷爷固执地把烧饼放进我的行囊里,让这份“爱”继续在我们爷孙之间传递。而今,爷爷离去已有两年。再次归队时,再也没有人往我背囊里硬塞烧饼了。“三个蟹壳黄,两碗绿豆粥,吃到肚子里……”爷爷的话好像还在耳边回响。现在离家前,我都会去镇上买上几斤家乡的黄山烧饼带回部队,与战友分享。在归队的列车上咀嚼烧饼,我品出了一种说不出的香浓。

## 家人